# 画中仙

山东省东营一中　陈　钰

古朴清雅的青石板街侧，檐角的风铃在绵密的雨丝中发出清越的微响。不时有晶亮的雨丝滑落到丹青素色的旗袍上，她屈指轻弹了下衣摆，随即抱了手肘，微叹了一口气。

近来实在是倒霉得紧，明明今晨要赶到苏公馆去看《晚晴行夏图》的展会，昨夜却不得不为一幅今天要交的绘画作业忙到凌晨，一觉醒来离展会开始还有15分钟。丹青一边自我安慰着“没关系没关系，跑步10分钟肯定可以到”，一边套了件旗袍就急匆匆地冲上大街，没想到刚跑了两步就让一阵雨兜头浇个正着，为了保护身上唯一的一件旗袍，丹青不得不刹住步子，缩在临街的屋檐下。

上海春时的雨总是很有“润物细无声”的神韵，虽是悄无声息却总是细密绵实得很。颜丹青所在的雯锦女中有些偏，所以她在檐下站了整整5分钟，除去几个借机兜售雨伞的小贩，居然没看到一个趁雨出来拉客的黄包车。

不行，若是错过了这次会展，她颜丹青估计这辈子都别想在上海看到这幅稀世名画了，和这幅无价之宝相比，区区一件旗袍又算得了什么？颜丹青打定主意，一咬下唇便纵身向雨帘中冲去——

就在这个时候，丹青在温润致密的气息里，嗅到一股无比熟悉的味道。丹青学国画出身，这种味道她绝对不会辨认错，是上好的松香墨，清雅馥郁里，竟还莫名地带着一股只有经过千年时光，才能孕育出的沉淀与芬芳。然后，颜丹青发现，自己的左边，站着一个人。

一袭青色的衣衫勾勒出飘逸流畅的线条，恍若信手洒来的一笔澹墨，淡如远山的眉宇下，一双漆黑纯净的瞳眸恍如墨染，在民国初期的上海，他竟然还留着古人一般的长发，可眉宇间清远淡泊的气质竟然是如此浑然天成，倒让身着旗袍的丹青恍惚中感觉自己才是待错了时空的异世之人。

美，太美了，美得简直……像一幅泼墨画中的，仙。

只是再精致的画作，都免不了有

名人名言　伟大的作品不是靠力量，而是靠坚持来完成的。
约翰逊


万方数据

些瑕疵，若丹青是那绘画的妙手，这男子的瞳眸定会让她点染得如秋暮深潭一般沉静深邃，而眼前的男子却是双眼微皱，眸底满是焦灼与不耐，甚至还有几丝恐惧，恨不得把整个身子都缩进檐下，与他清雅俊逸的气质甚是不合。丹青偏头，居然还发现他的右颊沾了淡淡的黑斑，像是被雨水化开的墨迹，在他白皙的脸颊上，显得有十二分的明显。

真是的，自己是不是学画学入魔了，人家好端端的一个人，她干吗老往画上想。丹青暗暗掐自己一把，重新把目光落到烟雨朦胧中若隐若现的教堂的塔楼钟上，一看便吓了一跳：展会已经开始了5分钟，而眼前的雨却丝毫没有停的意思。丹青咬一咬牙，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招手唤了个卖伞小贩过来。

然而，接过伞的一刹，丹青不知受了什么驱使，居然又回眸望了那男子一眼，紧接着，她转过身去，做出了一个至今想来都觉得匪夷所思的举动——

她的右手将手中的伞递了过去，左手掏出了一个手绢，盯着他的眸子，轻声道："你的右脸颊上有点脏，好好擦一下吧。"

一分钟之后，当丹青用双手遮住脑袋一身狼狈地跑到雨中的时候，才渐渐地从方才鬼使神差的状态里清醒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还是恍恍惚惚，然而她接了伞回眸看向那个男子的时候，心底倏忽出现的念头却是那么清清楚楚：这样清秀完美的一幅画，要是淋湿了，该多可惜啊。

丹青裹着湿淋淋的旗袍一阵狂奔，总算是冲到了苏公馆。然而宅院却是大门紧闭，还有不少身着制服的警官走动把守，丹青在围观的人群中问了半天，才知道展会上出了天大的乱子。

当那位斋藤先生在展会上揭开画轴的时候，忽然有一青影一闪，在场所有人都被这道青光耀得眯了眼睛，可再睁开双眸看的时候，却只是一张白纸。

真正的《晚晴行夏图》，失窃了。

丹青站在雨中，感觉心头一阵狂喜。《晚晴行夏图》是盛唐时名家之作，价值连城，可惜近年来局势动荡，连这幅国宝也难逃一劫，阴差阳错地，居然就落到了这个名叫斋藤雄的日本人手里。斋藤本想带着它赶回日本，不想在上海消息传开，文人雅士们讨画不得，便要斋藤离开上海之前将画作公开展出一次。迫于压力，斋藤只得应允，没想到展会还没开始，这幅画居然就这样莫明其妙地消失了。

真是天大的好事，这画只要回到中国人手里，就铁定不会再离开中国。丹青仰头，微张了口，抿住几滴从天而降的雨丝，纯净明澈的甜蜜便从喉间一直盈到浅浅的酒窝里。

《晚晴行夏图》是保住了，可丹青的倒霉日子还在继续。那日赶工的画

名人名言 我信仰的原则是用比别人加倍的时间去干，并且培养自己具有坚持到底的顽强精神。
广中平佑

万方数据

作果然是质量欠佳，本来就脾气不好的老先生勃然大怒，把她狠训了一顿不说，还勒令她一日之内重画三幅。丹青一大早就把自己关进画室，一直忙到夕阳西下也不过完成了一幅半，剩下的恐怕还是得熬夜赶工，丹青揉着酸疼的手腕微叹了口气，觉得自己实在是该买本《玉匣记》看看自己到底冲撞了哪路神灵。

“颜丹青，出来一下，有人找！”

门口传来同学的声音，丹青诧异地抬头，丢了手中的毛笔钻出画室，望到来人的一刹便怔怔地僵在了原地。

还是那副青衫磊落的模样，青色的衣衫在晚霞烂漫中被染作淡淡的浅金，他的身后是缀满了蔷薇的雕花栅栏，望见她的时候，他双眸微亮，竟浅浅地笑了，眉宇间的飘逸清秀如馥郁墨香般弥漫开来，竟让丹青在那么一瞬间感觉自己有些无法呼吸。

“这些，是你的东西。”他微微抬了抬手，丹青这才发现他的手上还握着一把伞，那日她递给他的手绢被他修长的五指小心地托在指尖，也不晓得他用了没用，素色的绢布纤尘未染，落在他白皙的指尖上更像是一抹晶莹剔透的雪。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

似乎过了好久，丹青才悠悠然回神，心底的疑问便毫不犹豫地冲出口。

“偶尔路过这里，正好看到你在那间房里。”

丹青顺着他的目光回身，正好看到画室朝向街道的一扇窗，虽然被栅栏上浓密的蔷薇遮去不少，可看到画室内的陈设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这样想来，倒真是巧得很，丹青情不自禁地轻笑出声，可抬眸对上他漆黑的瞳色之时，她又恨不得他根本就没有看到现在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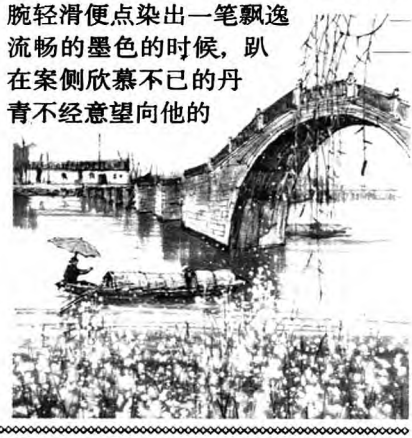
他漆如墨玉的瞳仁干净明澈得像一面镜子，无比清晰地映出了丹青此时的模样。丹青画画的时候一向是颇为不修边幅的，长发随随便便地一扎，衣袖齐手肘挽起，毫无淑女风度不说，双手和衣襟上都无一例外地沾满了黑糊糊的墨色，脸上估计也沾了不少，只是她现在已经没有勇气再抬眸从他的眼底看看自己的脸上到底有没有墨迹了。

“你是……学画的？”他似乎并不在意丹青此刻的狼狈模样，只浅笑望她，嗓音里竟颇有几分惊喜和欣然。

“嗯……现在学的是泼墨山水。”听他语气自然，丹青也放松了许多，竟晃了晃脑袋，颇有些自嘲地笑了笑，“我画得不太好，先生总是罚我返工。对了，你也是懂书画的吗？”

“我……”

那男子只来得及点一点头，就被欣喜若狂的丹青整个儿拽进了画室里。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除了这个不恰当的比喻竟还没有什么能形容得了丹青此刻的心情，然而当她把他摁到宣纸前，看着他轻握湘管，手腕轻滑便点染出一笔飘逸流畅的墨色的时候，趴在案侧欣慕不已的丹青不经意望向他的



名人名言 在下决心之前，犹豫也许是必要的。然而，一旦下了决心，就应该一直往下走。
石田达三


方方数据

侧脸，那日檐下回眸的恍惚念头竟倏忽间再次跃上心头：他到底，是不是泼墨画中的神仙？

那把伞还有那块手绢，丹青说什么都没有要。因为她知道，那两样东西若是算作他为她画的三幅画的谢礼，实在是只有轻没有重，尤其当那位老先生捧着丹青交上去的画作先是瞠目结舌继而欣喜若狂大谈它们与《晚晴行夏图》不相上下的时候，丹青惊得下意识地微吐了舌，那三幅画作，就算是一画千金都不为夸张。

用别人的作品蒙混过关，就算获得再高的评价都觉得过意不去。在老先生刮目相看的目光里，丹青颇觉有几分惶恐不安，隔三差五便独自留在画室画到半夜，月上中天时分才带着满手的墨迹恍恍惚惚地回宿舍。

那夜月色清明如水，微风习习中栏上蔷薇温润流光宛若凝脂。暗香浮动中，丹青竟不知被什么东西附了身，居然莫明其妙地走出了雯锦女中的大门，循着冥冥之中遥远而清晰地指引，她竟恍恍惚惚地沿着青石板街奔跑起来，身边的景物越来越陌生，她却浑然不觉，自顾自向前跑去，一直到达苏公馆的门口。

她轻巧地绕过守卫，自廊上一间未关的窗进入府中。曲折的长廊上，自雕花木窗透来的薄凉月色散落一地，她纤瘦的身影毫不犹豫地融进婆娑的月影里，向前走，一直向前走，冷寂无人的长廊里，竟听不到她脚步的些许声音。

那幅空白的卷轴，就在前面的书房里。她想要……去看一看它。

檐角风铃猛然鸣响，恍恍惚惚的丹青猝然回神，然急促脚步声已在回廊另一头响起，伴至守卫们愈发清

晰的声音，回廊尽头亦亮起了点点火光。丹青大惊失色，转眸却发现自己已无退路，正当她不知如何是好之时，手腕却忽然被人攥住，青衫蹁跹间，似有人带了自己从廊中穿窗而出，待自己再稳下心神，已是又被带到了那日避过雨的檐角。

“你去那里干什么？”

是个熟悉的声音，丹青转头，正对上那双清秀的眉目，墨黑的眸子里却依稀有嗔怒后怕，一个念头却很不失时机地跳上心间，为什么他连生气的样子，都是那么漂亮。

“我……我只是想，看看那幅画。啊不，是卷轴。”丹青竭力地回忆着方才的情形，可无奈记忆里除了这个念头之外什么都不剩，她索性晃晃脑袋不再细想，转而盯着他的眸子，“那你呢？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

他低了眉，漆黑的眸子里，隐隐显出淡淡的雾气，朦胧而清雅，像是梅雨时节江南的烟云，丹青下意识地低头去追他的目光，他蹙了眉避开的瞬间，眸底犹豫为难却被她尽收眼

名人名言 你如果愿意有所作为，就必须有始有终。
卢 梭



万方数据

底，丹青心下一紧，竟伸手攥住他的衣襟，追问道："到底为什么？告诉我！"

"……"他微惊，低眉盯住丹青的手，丹青微咬了下唇，双手紧紧地拽着他的衣襟不放，两人僵持片刻，他方轻轻开口，语音落来，竟似幽幽轻叹。

"……其实……《晚晴行夏图》，就在我的手里。"

丹青瞪大眼睛，攥住他的衣襟的五指缓缓松开，虽然这对她来说无异于一个爆炸性的消息，然而却并没有感觉有多么惊讶，相反地，居然还有几分先知先觉的淡定从容。

"那它……现在在哪里？"她盯住他的眸子，"还在上海是不是？"

他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眸光望向檐角不断滑落的雨丝，漆黑的眸底似有晶莹剔透的水光，随着雨滴的滑落忽暗忽亮。

"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你为什么不带着它离开上海？如果港上搜查得紧，你为什么不把它交给警察？"

丹青有些发急，数天来斋藤一直在寻找这幅丢失的画作，几乎快把上海翻了个底朝天，如果这幅画不能被赶快带出上海，那么被斋藤搜到，只是件迟早的事。

"我走不了。"他的唇角浮起一丝苦涩无奈的浅笑，"整个警署都在帮他找那幅画作……而且那天，已经有人……看到我了。"

不错，丹青回忆这几日看到的报道，都说窃画者是一位着青衫的年轻男子，想到这里，她不禁有些后怕："天啊，那你还不赶快找个地方藏起来，那天居然还那么明目张胆地来见我？"

"那不要紧。"他浅笑，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有人来了我可以逃，但你的东西……总得还给你不是。"

"你……"

丹青攥紧拳头，"笨"字咬在齿间，却又不由自主地咽了回去。也是，现在的自己有什么资格说他笨，他是那个凭一己之力从日本人手中取回《晚晴行夏图》的人，是为民族的尊严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英雄，可颜丹青呢，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穷学生，她有什么理由让他要冒着被别人认出的危险来还她东西，还要大半夜地跑过来把不知中了什么邪的自己从苏公馆里救出来？

她又想起了那日他为她执笔的三幅画作，想起了老先生望她时那欣赏有加的眼神。她没有卓然出众陆海翻江的才华，她不是那个胸有丘壑提笔便是山风水韵的画师，可她……总要做些事情，总要让自己对得起这一切，不是吗？丹青下定了决心，抬眸直视上他的眸子，眼底璀璨光耀犹如满天星辰："没关系，我来帮你。"

名人名言 在长距离的赛跑中，坚定和稳定是赢得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
伊 索


万方数据

也许丹青的这个想法和她平日乖巧纤顺的女学生形象太不相符，总之她要助英雄一臂之力的想法刚一出口便引起了当事人的激烈反应：他先是惊讶地望着她，随后就是咬着下唇一个劲地摇头，任丹青拽着他的衣襟摇了一晚上都不肯松口，直到她威胁说要把他带去警察局，他才蹙着双眉勉勉强强地答应了下来。

丹青知道他是不愿意自己趟这浑水，可惜在他意识到之前自己早就已经被莫明其妙地牵扯了进去。他若是要怪，便怪老天爷好了，谁让他老人家那次降雨偏偏把他们两个堵在一个屋檐下的？

丹青买到的船票是晚上8点的，当天下午他便在丹青那间小小的画室对她千叮万嘱。离开上海之后要立刻前往蜀中，将画交给一位复姓欧阳的老人，一路要如何如何小心行事更是再三细说，虽然困得下一秒就要昏昏睡去，丹青却还是背着双手乖巧地连连点头。把一切事情都交代完已经是晚霞烂漫，末了他说因为那夜在苏公馆可能有守卫看到过丹青的形容，建议丹青最好改变一下模样，丹青便顺从地抬手，将松挽的长发尽数散开。

他犹豫了一下，便上前靠近，丹青微惊，却并未躲开，任他的五指穿过她纤顺的长发，继而轻轻落在她的眉间。明知他手上只是冰冷的胭脂水粉，而她却分明能感觉到他温暖柔和的指尖，芬芳馥郁的墨香缱绻蔓延，恍惚中又忆起那日黄昏，他提笔挥洒自如的模样，如果可以，她真愿化作他笔下的一抹烟云，此生沉溺在他笔下流畅飘逸的澹墨里，不能醒来，也不愿醒来。

“好了，看看吧。”

她抬眸，有些难以置信地望着铜镜中的女子，眉目清澈，形容如画，昔日随意挽起的发被他挽成了精致而自然的发髻，轻轻吻在她细白如瓷的面颊。

“这……是我？”丹青微白的脸色，诧异地回头，望他走上前来，温暖的五指轻轻拂上她的发梢。

“怎么不是。”他俯身在她耳畔，漆黑的眼底温柔怜惜，如西湖春回碧水潋滟，“丹青，你其实……很美。”

像是什么东西忽然触动了心底的那根弦，丹青几乎下意识地伸手一把攥住他的指尖，他被她突如其来的动作一惊，却并未抽手，只轻声道：“怎么了，丹青？”

“没、没事。”丹青猛然回神，急忙松手。不知为什么，当他距自己这么近的时候，她却总觉得他距自己无比遥远，远得仿佛下一秒就会消失一样。

晚上7点，一身水蓝色裙裳的丹青准时出现在上海码头，右手擎一把伞，左手拉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清新娴雅之中又恰到好处地透出几分娇弱羞怯，就连负责检查乘客的警员们都不由自主地放她先行，更有好事者主动为她提了一把行李。

然而，当丹青即将顺利上船之时，身后忽然传来一个警员的声音：“小姐，

名人名言 举大事者必慎其终始。
《礼 记》



万方数据

你的伞！”

丹青回头，看着一个警员走上前来。她直直地望着他冲着自己手里的伞伸出右手，在他的指尖将要触到伞的一瞬，她猛然抽身，拨开围拢来的人群，拼了命地向外冲去。

他将那幅画卷进了伞柄，那把伞的伞柄因而是空的，只要轻轻一拈就会觉出异样。

丹青在大大小小的弄堂里往来穿梭，身后警察的呼喊声却是越来越近，心下一急竟拐进了一条死路，走投无路之时，眼前又是青光一闪，脚底竟似轻飘飘地被人提起，再回神，却又是那日避雨的檐角，他托着她的手肘，漆黑的眸子一片担忧焦灼。

“对不起——”丹青抓住他的衣襟，不由得失声，“我——”

“别说了。”他一只手掩住她的口，另一只手抽出她手中的伞，振袖拆掉伞骨，抽出柄内那卷画纸塞到她的手心，“我去引开他们，你快走！”

未等丹青开口，他已纵身跃出，深深的小巷里随即响起警察们的声音：“是他！那天偷走《晚晴行夏图》的人！抓住他！”

丹青愣在原地，差一点哭出声来。为什么，为什么自己会那样慌张，在码头，那警员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自己为什么要那么仓促地跑掉，为什么又要拖累他，让他再次冒着被捕的风险为她引开追来的警察？

掌心的画纸犹如一丛火焰，灼灼地烫着她的心。不行，她答应过要报答他，她答应过自己要对得起他，她怎么可以心安理得地逃走，把她应允下的誓言轻易地丢到九霄云外？

丹青攥紧五指，向着码头方向疾奔而去，她疯狂地跑着，似乎要耗尽平生所有的气力，月色黯了，云影重了，脸颊边的发髻在不知何时下起的淅沥小雨中散了开来，她却是丝毫不停地向前冲着，不顾自己，亦不顾一切。

经过刚才的一场闹剧，码头上已经乱得失去控制，在一片混乱之中，丹青顺利地登上了前往蜀中的船。

临下船的那日，丹青剪去了自己的一头长发，重新变回乖巧羞怯的女学生模样，然而下船时却并没有遇到什么盘查。丹青顺利地下了船，随即叫了辆车直奔蜀中城区。

丹青听不大懂四川话，费了好大力气才寻到那位鹤发童颜的老人。老人是蜀中赫赫有名的书画名家，书斋内有股芬芳馥郁的墨香，他泡了菊花茶请丹青坐定，随即将她带来的画纸打开。

然而，当画纸展开的一瞬，丹青惊得差点没将手中的青花盖碗扔出去。

她一路上风尘仆仆，竟没来得及展开手中的画纸看上一眼，此刻摆在两人面前的，是一张白纸，除去边角

名人名言 要有坚强的意志、卓越的能力以及坚持要达到目的的恒心，此外都是细节。
歌 德


万方数据

淡淡的灰尘，连一丝墨迹都没有留下。

老人并没有为难丹青，只是仔仔细细地询问了她关于画的来龙去脉。丹青愣愣地盯住茶中漂浮的菊花，忽然心有所感，抬眸问道："老先生，那幅《晚晴行夏图》，画的，是不是一个身着青衫的男子？"

"小姑娘很聪明嘛！"老人赞许地望了她一眼，然后眯了双眸叹道，"小姑娘，你这画，失了灵啦……"

聪明？不，自己真是笨得可以。她早该知道，他为什么能画出那样灵动传神的山水，他为什么每次都能带着自己化险为夷，他为什么会那么怕雨，还说什么，他是把画取走的那个人——

他分明，就是那幅画呀。

后来，丹青在报道上读到有关那幅画的消息，说是警员们有一夜在巷中遇到那日偷画的青衫男子，追到一半，天降大雨，那青衫男子骤然停步，整个身子犹如水墨般在雨中化开，所有的警员都被唬得失了心神，就连斋藤听了都被吓得面如土色，当即不再动关于那幅画的念头，连夜离开了上海。

再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丹青在蜀中参加了共产党。大大小小的战争一打就是许久，丹青再回到上海已经是十几年之后，她特意回了当年的雯锦女中，寻到了那日与他一起避过雨的檐角。是日正是春深，恰恰亦是那日般绵密不绝的雨丝，丹青站在檐角听着头顶风铃的轻响，恍惚中，似乎有墨香缱绻蔓延，清雅而馥郁，是那种只有过了千年，才能孕育出的沉淀与芬芳。

丹青在当年的雯锦女中做了国画老师。某个春日清晨，因为昨夜为一幅画赶工到太晚而不慎睡过头的丹青匆匆忙忙地赶向女中，却不幸又被一阵雨给堵在了那个檐角。丹青正站在檐角感叹世事无常的时候，细密的雨帘忽然冲过来一个青色衣装的男子，他在她的面前站定，右手把一把伞递给她，左手递给她一个手绢，漆黑的眸子正对着她的眸，轻声道："同志，这把伞给你，还有，你的右脸颊上有点脏，好好擦一下……哎，同志，是不是我、是不是我看花眼，你、你怎么哭了？"

没错，他没有看花眼，丹青是哭了，因为在他向她伸手的一刹，她总算是明白了当年自己回眸望向他时，他心底的感觉。那时候的他，应该也是默默地问了好多个为什么的吧，为什么两人只能这样遥遥相望，为什么她向他伸出的手他却不能去接，为什么她可以站在雨中而他却只能藏在檐角，为什么她是真真切切的人间女子，而他，再怎么清雅俊逸再怎么青衣翩翩也不过是个墨魂，是永远也不能与她相伴给她幸福的——

纸上烟雨，画中神仙。

名人名言

我已经给自己选定了道路，我将坚定不移。既然我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那么，任何东西都不应妨碍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康　德



万方数据